夷堅志

夷堅三志己序

一話一首入耳輒録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則纘詞記事無所遺忘此手之志然也而因有因循寬緩而失之者滕彥智守吾州從容間道其伯舅路當可得法而幾為方氏女所敗一輔語曰吏有兩事它日當告君未及而云亡黃雍父在之館時說東陽郭氏館客紫姑之異不曾即下筆後亦守吾州又使治鑄申攄舊聞云已訪索姓字歲月殊縈然只有小不合處茲遺詢之矣日復一日亦蹈前悔至今往來襟抱不釋也三志己編成因遺書之以渫餘恨且念二君子之不可復作云慶元四年四月一日序

夷堅三志己目録

卷第一　七事

卷第二　十二事

璩小十家怪
余觀音
周世亨寫經

卷第三十一事

睢祐卿妻
倪彥忠馬
鍾離丞
支友璋鬼狂
海州虎豕
張允家恠

許家女郎
福僧法信
天慶黃籙
大伊山神
劉師道醫
宗立本小兒
解忠報應
潁昌趙參政店

卷第六　十一事

卷第八十七事

卷第九十四事

會稽富翁
泗洲普照像
婺律山美女
興國大乘佛
傳夢泉
石牌古廟
葉七為盜
陳堂中夢作頌
婺州玉石穴
甘水巷蛤蜊
乾紅猫
建德茅屋女
曹三妻
衛勲傷足

案原本卷目無之後時刻有十二條無西神已下三題

卷第十十五事

石門珠巖
山玉樹

夷堅志己目録凡一百二十五事

夷堅三志己卷第一 七事

石六山美女

寧越靈山縣外六山相連故名曰石六山巖谷奇偉山容秀絶舊爲墟市居民益廣商旅交會至於成邑郡胥寧賣主藏於驛中嘗曉起盥櫛俄一女子至荷筍筒候門徘徊羞怯將汲井嘗凝睇久之盖美色也所着布縷潔白無垢汙訝爲異物執而訊之對曰我只山下村家喪夫半歲矣姑舅嚴急每天明必使負水少遲則遭撻不計其數臂脊素流血不如無生因汪汪泣下賣已羨其色又悦其語音儇利欲加以非

素當作常

義非不肯賞奮怒令騶卒縶之柱間殊不懾怖至曉始悲告求釋賞再語之收涙而言曰碧嵓之前緑水之濱喬木之上白雲之間君幸勿相苛窘他日當自知賞命解縛遣之與俱出門倏尔不見惟筠筒在焉賞料必灵山之精邀朋輩好事者挈壺酒往游冀有值遇略無所覩日將暮陰雲四合於林杪一白獮猴引手垂足且往且来擲一木葉墮前其大如扇書二十字於上墨猶未乾其詞曰桃花洞口開香蘂落莓苔佳景雖堪翫蕭郎尚未来衆愽觀驚歎即随失之賞慮其為妖孽亟率衆奔歸消息遂絶後十年縣市

一少年狂醉縱日因過嵓畔逢女子秀色奪目留盼不能進步女亦注視含笑而迎曰暮君之能舊矣能過我乎少年喜甚便握手相從入石室但見瓊樓砌碧玉堦欅中舖宝帳名香芬馥奇葩仙卉不可殫述遂留飲同寢各〻愜適居數日女於席上歌曰洞府深沉春日長山花無主自芬芳凭欄寂〻看明月欲種桃花待阮郎少年不思歸女曰與君邂后合歡恨不得偕老君之家人失君久〻曉夕叫呼尋訪於絶崦孤寂之墟行且抵此恐為不便君宜遽歸猶眷戀弗恐不獲已而行及家已三更妻孥言失之兩月矣後亦無恙

孝感寺石魚

廣陵陳生往孝感寺謁僧偪暮趨田山莊遇樵人謂之曰早上斫柴之處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我村野農夫無用此物以與君陳袖之而歸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掬水沃之為戲因取酒同妻孥飲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為之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畧無涓滴生嘆曰妖由人興禍不自作古賢之語豈虛乎哉設或留蓄將必為患遂持碩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

内白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為何怪也

秦忠印背

龍州人秦忠好獵所殺鹿豕前後以千數嘗因醉射一豚中其足逐之入一嵒行五十餘步失蹤徘徊至暮無復得路聞嵒內人言此人久射神豚何不報王又聞言奉山王指揮令付獄償死俄二吏引至一殿傾窺緋衣神正中坐良久送下黃紙一幅云秦生罪與赦綠衣吏前讀案記其四語曰福不可作禍安敢為赦女之罪酒用印之忠得免甚喜再拜而出但不曉用印之義徐送達於外東方大明冷汗浹背回看

非嵒已不見是日到家〻人驚云汝去且一月不知何往乃具道其事自後唯覺背痛令人視之皮上有赤印四處若世家篆文經月始沒忠遂棲心道門盡毀獵具有一書名曰說異自序云羅漢寺僧舍歸虛子述凡兩卷纔十事以其不傳於世擇取其三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遊東海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才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冶詞翰情思翹〻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遴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

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驩處累月山辭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其山詞云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乱闌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答之云東風艷艷桃李鬆花園春入塗酥濃龍腦透縷鮫鮹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青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怜掌上看自此風流难管束鶯啄含桃未嚥時便會吟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窓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膩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怜留翠暖淺黃衫袖

仙衣輕紅玉闌干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
眼橫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知
韓壽潘安亞榔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
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敲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宮
釵橫啼笑兩不分歷畫風期腰一捻若交飛上九天
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
幾許前年按舞便君遊睡起忍羞頭不舉鳳凰簫冷
曲成遲凝醉悉花過風雨阿盈阿盈听我語觀君休
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水玉才多誰解賦洛陽
無限青樓女袖攏紅才全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

便當作使

水當作宋

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冷心玉如土
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
灣薛濤朱戶皆金環韋臯筆逸玳瑁落張祜盡滑琉
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覷紙
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得見人為改觀樂天更
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琱鞍掃眉
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濤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
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螢露草孤墳寒盈盈大推真可
惜尔生也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闌醉岸還雲呼
伏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璣去天無幾尺斜陽衡山

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遥沉翠翼銀河易闊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忽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〻箇欲偕遊東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〻緑林間簌〻紅已嘆芳菲畫安能罇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鞭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纍〻昨日成衰翁幾時滿飲淄霞鍾共君倒戴斜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赴其約秋中舟如東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吉曰主女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

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竟卒王命
山作詩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
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藏
生乾坤意入憑欄闊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
寂〻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絲絕秦箏鏡任塵細
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艷埋香土萬斛珍珠濕袖巾
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誰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
意縱有芳魂不似真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
何事不歸雲二年前遇曾攜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
魄已飛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

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絶頂玉女池追思疇昔盈〻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清須感緊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稍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風春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佇衣一枝紅拂牡丹薇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到處飛山歸就次遂夢遊日觀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類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弃奢華斷

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刼易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隱瑤池潤鳳懶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憫、有女奴來召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鬟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長眸、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女偕至徵笑曰為雲為雨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遂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曰盈、雅故便可就寢聞雞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悵然出洞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山有筆奩錄詳記所遇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祇事王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使張侯別第張嘗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乃私顧得之雖竭死無憚說而獲焉以為寵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之曲有礼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輙莊色斂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妹大呼擲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刎婢媵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

說當作旣

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偪之妹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幸幼出賤汙當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憐愛許侍巾履同州情嚴忌雖親于弟猶不得見妹之面偶因微譴暫託於君侯則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啚君侯乃欲持貲利見蠱而又憑酒伏斂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媒女子此誠烈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汙侯刃願速斬妹頭送同州雖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有何面目復見同州哉

自是不復與戚言妹竟縊死它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泣曰為妹報同州已辦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亦見筆奩錄

京師貧士相

王珩彥楚自明州入京師赴省試揭膀前一日獨在邸舍時年方二十以貧甚不出游俄有貧士前揖謂為丐者略不顧視士忽發問曰秀才待膀乎王曰然君豈善相人耶珩令舉可得否士曰秀才能從吾飲當言之王曰我正乏旅費囊無酒資士傾袖中錢數

百曰用此足矣王頗異焉即相與詣旗亭酌數盃罷復扣之曰明日牓出幸為決得失士曰後日方牓出明日未也王曰却已見宣押臺官入貢院拆封何由留連信宿士曰我但知如是耳秀才終未登第直到五十八歲乃可王曰儻如所言前程當不能遠大曰却有些好處才了當便任亭局不三年超迁鄉監連與大郡作監司壽登八十王意色不懌捨之去頃之過大學齋僕過門問以放榜事僕曰奏卷錯誤展作後日王始驚嘆已而不第尋訪貧士更無識之者後悉如其說王以大觀己丑成名建炎初為京師轉運

使甲志嘗載其夢中詩云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遥家居常頂一字巾跨（學當作李）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吏五六人自隨時學如晦叔自楚北幕官来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頼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强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袖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来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怜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怏若此李雖

賤

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頓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戝司否荅曰常負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戝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礼不復見右二事李子求說

夷堅志三己卷第一

夷堅三志己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鄱陽槐花巷以大槐得名其木虯枝老幹由来久矣慶元四年正月浮梁人徐五秀才入城輸租值積雨坊閭縱遊廛市經過巷中到樹下拊摩而歎曰此木根本皆朽盡但存枯皮而柯葉尚能蔚茂不知閱歲幾何得非世俗所謂老樹精之類乎不然何以若是之異復再三拊嘆而去獨行歸邸掩關明燭酌酒至更闌將就寢聞剝啄叩戶者啟而視之一青衣丫鬟音韻楚楚徐謂必倡家人見我旅宿故来相就遂入

室未欲遷媒狎姑問之曰汝為何人之女乃中夜過我乎荅曰妾乃槐花巷内大槐之精也晝日間辱郎君惠顧惻然興憐感恩義殊常是用致謝家有尊屬不敢久留離合有時更俟它日君善自珍愛歛袂而起忽〻不見徐懷想追旦目不交睫為友人言不復再詰彼處三志甲所書方三遇女子正此云

東鄉僧園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童行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及笄歲長裾大髻衣服光赫兩丫鬟從于後色貌妍

之幸也何事以鬼物相待淨使從左方出女子謝曰所謂誤入桃源更容閑有時霎乃穿殘業薄中不避荆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嗥聲可怖淨駭懼執童行手大呼而奔徑還舍喘臥心不寧者累日

姜七家豬

壽春民姜七居於府市邀接商旅作牙儈慶元三年七月常聞後園有悲泣之聲開戶審視則無所覩又兩月五客負販南藥至一姓陶一姓祝一姓何一姓吳一姓董同宿房中其夜聞泣聲切於門隙窺之乃園中牝豬也五客皆出呼問之曰尔已隨畜類故應

嚴嘻怡含笑歛袖前揖曰和尚萬福法淨應喏既而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人山前谷畔縱有兩三家其婦女皆農樵醜惡豈得如是綽約華姿者茲為鬼魅何疑不可領略以招蠱媚遂袖手掐印誦楞嚴咒大聲咄叱以威之女嗚嗚大笑斥法淨名曰和尚你也好笑縱然念得楞嚴神咒數百千遍又且如何我不是鬼怕甚神咒淨曰女是何妖孽入吾園中以容色作妖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日持佛書齋戒修潔雖鬼神魔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家因隨衆出郭迷縱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

縱當作蹤

受業何得示此變怪豬應荅如人言我是姜七之祖婆緣在生之日專養母豬多育豚子貿易與人一歲之間動以百歲用此成立家計遂受罰償塡追悔無及明日衆以告姜勸其如法飼養姜怫然曰畜生之言何足為信我已數月來知之矣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設若眞箇是祖母又且如何不可听他一任自在衆皆不復語祝容者遂昌人申戒尤力姜發怒責之才兩日得疾恨豬為祟喚王屠執縛去宰殺取錢閱三日姜手足盡生黑毛化為四脚呻吟痛苦若就刃時到晚而絕妻正懷孕滿十月生女頭面兩手是人

形唯兩豬足而徧体黑毛母抱弃于水中

姜店女鬼

姜七家對面有空屋一所相傳鬼魅占處無人敢居姜賃為客房以停貯車乘器仗常見一女子曉夕循繞往来客浸米在盆則為淘洗炊火造飯則為置薪飯畢又為滌器收拾問其何人不肯言終日未嘗發聲一客乘醉悅其盛年白皙欲擁抱之微笑而不荅值夜亦前後行遊或擁户入客舍及出則掩之未嘗與人作禍程三客者古田人平昔食素持穢跡呪有功用覩其事謂他人曰安有鬼物公然出現而得寧

貼者我當去之乃潛結法印誦呪女歛袂侍立听至百遍拊掌大笑而退父老云此女祟出沒今二三十年屢經術口法師攝治只是大笑暫隱不過百日依然如初云

顏氏店鵝

慶元三年十月姜七家五客起離搉場到淮岸候北界放客過淮以十一日往顏氏店泊顏語妻云明日宰雄鵝一隻待衆客是夜皆聞柵中群鵝競前啄泣哭或相吊語及旦顏往取之群鵝繞前啄其衣遮遶不退顏携杖擊散竟殺一雄衆擧翅拍地自擲一雌

二雖即死餘皆七日不飲水食右三事祝客說

程喜真非人

新塗人王生雖為閭閻庶人而稍知書最喜觀靈怪集青瑣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三月出郊遊春忽起妄念謂往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之見也今此處孤村迥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覩正思慕間一美女信步至前歛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荅云我是城中程屠婆家女小名喜真被媽媽嚴切每日定要錢五千一如不及數必遭箠打吃受不過不免將身逃竄未有歸着幸遇郎君不知可能收留歸

宅作婢妾使喚。店王生方二十六歲，雅愜所望，但以父母在堂，不敢帶人，語之曰：吾欲權寄汝在守墳僕家，教曰却営辦道路盤費，相携去外方穩便團聚。汝意如何？女曰：諾。乃挾與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家舍，竊取父錢百千，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隨宜商販濟度。時日久而消折殆盡，女素善針指，自綉領菌之屬出售。至三年八月，在市店閑坐，有雲遊馬道人過而顧之，謂王曰：此女子非人，惧為君不利，令君之身妖氣充滿，禍至無日，不可不慮。吾能行五雷法書符救人，當為任此責。即研朱作符一道付之，曰：還

東富田作業

邸時蘷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竈中女色變股栗俄雷火烓烓從灶出徑入房室辟歷一聲起女大叫王走視之寂無女矣鑄錢司押綱人劉信說

瓖小十家怪

南劍州充溪縣人瓖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坊沽道頗振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每經旬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更瓖擊戶而入携酒一尊李問之尒既歸來何必衝夜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瓖曰我既薄醉思汝又念家間乏人看覷坊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

且来宿卧不曉便行矣泊就枕歡洽異於常時自是
輙用此際来門不閡扃以待之至十二月李懷妊明
年三月自瓌歸訝妻腹大謂之曰我今歲不曾共汝
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速言之李曰從去
年八月汝夜〻將酒来共飲兒女并慶奴各得一盞
酒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不信請逐一問之
衆言並同瓌不能質究呼坊僕王八使李詢夫行止
王云十即未嘗離本坊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
云今夜若復来但留下餅却俟来日審實已而又至
瓌別命僕韓二同王八再驗之適見主公與主母對

酌認其衣裳形貌言笑舉動真無少異二僕唱喏罷急走詣酒坊璦十正彷徨燈下以須音耗僕告之璦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刃秉炬而趍語二僕曰随我去如誤殺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尔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八先剥啄李氏飲席猶未竟隔扉問何為曰十郎教我送牛肉来既得入璦揮双刺妾男子殺之化作白猿凡重七十斤李免身生一小猱搦死之弃於荒野

許家女郎

弋溪民濮六亡賴狂蕩數盜父母器皿衣服典質父

濮五遺詣市鋪從財主為役亦復侵盜妄用慶元三
年二月為父所逐又竊母一金釵不敢歸欲駐跡坊
巷慮遭執縛乃遁於蓁野間困睡過中夜月色正明
見好女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地曼夜深人家小娘
子安得來此女曰我非人是鬼耳濮曰姐姐若是鬼
如何月下有影且作人說話聲音清亮想故、相戲
也女曰與你方相見何由赫女我是縣市許七郎室
女因月經正行為鄰里炒鬧隔壁遂成大病以致身
亡瘞於此地緣生前永聘事兼是枉死魂魄更無歸
着漫出閑遊尋常但聞鬼詐為人迷惑生者豈有肯

永當作來

案歌与哥通

縑

自稱是鬼茲可無疑敢問歌：姓第曰濮六女曰六歌速歸這裏不是六歌来處濮曰為不合使過父母錢物赶逐在外無可柰何女令少住遷於十數步間取尅絲花綾木錦各一匹與之曰用此變轉可以陪得幸便田程濮捧接感謝擬行挑押女忽不見濮始懼乘月還邑明日携三鎌出適逢許七者評價欲買而認為女棺內所將即拉鄰里收執謂其叔墓濮述昨夕事衆皆弗信呼集都保詣彼驗實略無損動之跡破柩視之尸已不存歛時十縑其七仍在許哀慟而返 右二事尤溪坑戶吳太說

余觀音

泉州商客七人曰陳曰劉曰吳曰張曰李曰余曰蔡紹熙元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余客者常時持誦救苦觀音菩薩飲食坐卧聲不絕口人稱為余觀音然是行也才離岸三日而得疾旋即困忌海船中最忌有病死者衆就山岸縛茅舍一間置米菜燈燭并藥餌扶余入處相與訣別曰苟得平安舡回至此不妨同載余悲泣無柰遥望補陀山連聲念菩薩不已衆盡聞菩薩於空中説法漸覺在近見一僧左手持錫閑杖右手執淨瓶徑到茅舍以瓶內水付余飲之病豁

主

然脫体遂復還舟

福僧法信

僧法信福州人方在胎時父母皆夢西隱寺長老壽
正來云欲托化已而法信生孩抱即不嗅葷味十五
歲出家落髮每歲必一往明州阿育山寺礼塔至紹
熙五年十月詣泉州海岸礼觀世音瞻拜次忽收
足坐逝時年四十七矣三日荼毗五色舍利飛布四
遠大至頂間衆僧見白光從中起穿入雲霞儼成一
僧望西方而去

周世亨寫經

周

鄱陽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于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即小安即以錢二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於肆每幅皆斷為六七惧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於周周請一僧楷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三十卷正畫捱筆群鴉數千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于像前迫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為援之不能得故至悲鬧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

飛入空中周賛嘆之際箭從天井内擲落于佛龕側

灵感如此

天慶黄籙

慶元四年二月十六日饒州天慶观設黄籙大醮募人薦亡每一位為千錢二百預會者千人将畢事市儈傅三見近所亡母着生前衣服上下皆湿自遠而来入供蓮中傳瞻視悲痛不堪處垂泣遷還母冉冉随至家語話問訊一如常時且云荷女追修之力聲音全與生前不異傳欲審扣其所以然奄忽而没眼醫魏生之女嫁周四以正月産乳而殂亦預斯席及

始下當有吉字

法衆攝召之際周覩其在茫昧中通身白衣跣行水內聞戽水聲迫至前兩足猶濕周惕然起怖念急捨歸妻亦疾步相逐周登廁妻入厨周視其顏貌如生益懼奔赴房趣解衣寢妻卧於其側比曉如此卷皆徐謙說

夷堅三志己卷第二

夷堅三志己卷第三十一事

雎佑卿妻

雎佑卿海州鉅平人父祖以農桑為業至佑卿獨親於學作文賦詩為鄉里称道年甫二十娶同里房秀才女甚美而慧紹興辛未染時疫而卒葬爵州東山之阿雎素所憐愛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是歲冬與一僕往蒼山省親逼暮疲困到道傍莊舍遣僕僦宿即鮮鞍而入門扉半掩寂無人聲進抵中堂不聞煙火氣唯小童汲水於井坐久餒甚無由可辨食從童求之童入报俄酒殽畢集一少婦裝飾華

楚欽容前拜與對席睢愕然細視之乃故妻也然不敢發問酒數行婦曰與吾夫相別累月痛念不曾忘睢方棲遑客間喜於延納恍如醉夢中彿記其死歡媟如平生飲訖就寢繾綣情通當晝亦迷戀遂一住十日竟不言去婦忽然慘顏言我已別嫁良人了君不宜處此睢始大悟猶與之惓惓共被熟睡既覺則身與僕皆臥於嵌巖之中樹樾之下嗟惋還鄉為之修設水陸齋以資冥路竟悒怏成疾以死

大伊山神

葛萬耆淮陽宿預人後徙楚州紹興辛巳歲胡塵不

方作万

徒

靖倡率鄉人子弟立忠義軍自称統領時魏勝據海州楚守遣萬往遊說語言不相投遂為怨偶欲致之死地方窘而南竄獨行於野遇一大人騎馬来見鞾青袍從者且十輩魏以移檄遠近指万謀叛揭賞求之万疑為捕已匍匐草莽不敢喘青袍呼曰萬万可出万雖甚恐不得已出應拜于道左青袍呼曰魏勝捕汝急乎曰然曰然則從吾行乃徒步隨數十里賴馬行不騁容其追逐但飢渴交攻其人指地則飯茹陳列食之至飽乃告之曰吾為大伊山神汝三年之後當建功于國家矣使閉目勿開万如所教覺若有人

扶掖登舟耳畔風水之聲洶洶移時足履地方敢開目已達淮北岸久矣復南歸又三年因獲反者蕭榮補閤門祗候充沿淮都巡檢死於官妻子今猶居山陽之高師

倪彥忠馬

池州青陽賈人倪彥忠性好飲紹熙五年六月與數客痛飲於所居三里間酒壚遂大醉客皆先去倪以天時極熱覺心腸煩燥見水輒喜其外有池甚清泚走向池畔欲取水漱口因岸滑失脚墜於深處昏醉不能上傍又無人所畜一馬在廐中奔馳而至徑赴

纏

水濱無韁而下倪挽之自救馬盡力拽出之倪得不溺死歸告其妻曰我今日乃得馬活性命妻未及問馬亦還向前吐一骨作人語云倪廿二郎是我前世之父我頑狠不孝多毀罵父母作畜生故受罰爲異類且只在爾家恰因無韁救父已償宿債用此一善當復居人間矣言終立仆地而斃倪爲掩瘞而修齋供以報之

劉師道醫

漣水軍醫者劉師道家在金城徙居邑市舟世業醫至其身聲價始振起爲軍助教醇謹修飭紹興十八

年冬非浦人王彥礼病遣僕馬邀迎田次中塗逢婦人跨驢一僕從後婦先舉鞭招揖呼其字曰顯道別来安樂劉思向来不曾與接識駐馬問之荅曰我是魏思誠之妻相與為姻戚緣丈夫久伏枕遣我詣君欲救屋至敝廬診視適尔値遇真非偶然也劉意不願行婦強之甚力不得已而隨往並馳三十里脊力疲倦而婦無急色度独木橋經煙村院落到一宅請下馬升堂啜茗會食遂入宅見魏元無半面之雅神手求脉覺骨節硬如木石全無煖氣心恠之援以湯劑且砭鍼婦在傍忽鼓掌笑曰劉郎中細審此病不

可醫之劉曰娘子拉我来何得却如此婦曰郎中試看轉眄間俄化為狐狸奔而出劉與僕怖畏室宇俱不見正坐古塚上所鍼者一朽骸耳即疾驅而歸及家則婦已在門内曰説道醫不得郎中不信柰何劉大怒取長矛將刺之復化為狐躍出户登屋鳴嗥劉喚集弓矢叢射之遽失所向劉自是得心疾累歲始愈

鍾離丞

東平府東阿閑山鍾離修仕偽齊為萊蕪丞單車到官歲餘聞父在鄉里病篤欲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

曰我於某日亡及寤而痛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至因憂念成疾昏不知人伏枕冥冥殆類已死者其家卜日將殯厝父柩脩忽奔馳而來哭踊哀極妻問之曰尔作一邑宰何得無僕馬及一吏卒使令曰吾告假不得又不許奔喪不免托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葬日直麻徒跣至窆所事畢迎魂與還舍脩行於前步武輕駃宅人莫能退躡追到家倏失所在舉族罔測急走健僕兼程審訊正困卧綿劣久乃漸愈蓋向者愁思之劇離魂會喪孝心精誠純至所格耳後歸家洼服方叙前事一一無所遺忘與其身親至

無異也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黄縣人世〻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杖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上前語言㒓利可喜問與誰家人自那處来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中彦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宅人將帶到此潜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虎狼魑魅矣立本撫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

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輙憶又能把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書帖墨蹟稍加摩訪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之小民耳遽矣舊業而携此兒行遊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偉傑指兒謂立本曰尔在何處拾得来立本乃曰吾妻實生之異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尔久留他定招大禍吾已寬施往禁被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噀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

中僧項蓑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 淮東鈐轄王昜之親覩厥異

支友璋鬼狂

漣水民支氏設客邸於沙家堪倒夫婦自主之遇商賈持物貨來則使其子友璋作牙儈璋性慧口辯詭譎百出左弥右逢人多墮其狡計且好尚怪奇乾道八年春土人共議建立東嶽行宮未有任責者求索頗久璋忽發語狂昜金如喪心每逢人則直指姓名道心腹祕隱及其意間所營畫無纖微不呈露衆畏之如鬼或賫錢帛寄貽之輙受不卻而悉以付祠下

收市木石瓦甓募倩工匠一邑無不加敬尊為翁々人有疾病久弗愈者詣之請堅藥或掬灰三盈攝或傾瀉瓶水俾服之一切效驗至於牛馬不食水草群立道士人往禱祈獐到其處一叱隨即復常已而數十處同日同時皆見之者郡縣知為怪神亦不能禁経歲餘數然若有所失搏膺大哭領仆于野越夕乃蘇向之恍惚冥々略不記省殆如鬼孽附麗以然

解忠報應

解忠者沂州人本名沂上世耕農為業忠獨好武事紹興辛巳從山東開趙歸化得一官馴致殿前司副

将天資貪狠暴戾不仁因登御舟盗物事發當誅朝廷念其效順但編置湖湘後竄身淮上與不逞子陳二叔臨澤布商擒送高郵獄祈獄吏言我積金五百两埋於州西之土山若能出我當取而中分之吏不虞其誘道之越獄仍踰城至土山掘地三尺為坎陽若訪金者即殺吏投尸於中成閭鎮京口往謁使隸麾下始改今名而居察邏之職斜說兵籍八健卒行叔八角楼居民害貨推他人為首分其物而密告官八人皆受戮又約結王展世宋國寶司澤曲端皆蜀将者之徒起忠義軍以書尺往復裒集不根之語告

于都師李川〻悉加鍛鍊誣伏流諸嶺外遂以功補右列歷婺蘇兩州指揮使慶元元年每日暮之時輒見諸冤魂環繞左右出沒憧〻二年之春正晝在寢為鬼祟鞭撻痛若無量正年夏有壯士十輩類行伍中人直詣其舍詰之曰汝殘酷好利過犲狼我曹並以無辜死於汝手使我厄滯泉下而汝服衣冠享爵祿於心安乎今已上訴九天下訴九地必要汝去不得稽留汝之子孫後日將無噍類一家盡雖其言遂同拖箠楚七竅流血聲如牛吼累日乃亡及奠之中野喪柩破裂暴体不掩猪狗齧食肉盡銜骨去之雖

三子尚存當不得永遠承祭祀也

海州虎豕

紹興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州居人共刺殺之是時州陷虜地其夏鎮江軍師王勝攻取之明年南北講和以地與虜悉空其民度江三十年一巨虎晝入城伏於西市紀三家後稻囷之側紀妻呼其女曰誰家黃牛在此速將棒打去女曰恐是知州拽車者不可打乃止俄聞路人大叫曰尓舍內有虎妻急挈兒女走出郡守王添章驃騎率兵圍捕虎奔至市登人屋衆射之而斃添章因與僚佐出郊蒐獵有捺合主簿者

女真人先夕夢為白兎齧足損心疑有他事獨託故不赴日將暮或言師姑寺前有虎捺合捺合素膽勇頓忘昨夢遽馳騎赴之射中其額虎怒舉爪搦其鞍攀搏左足骨肉皆碎明年魏勝舉州歸國竟亦徙民如曩時乃知野獸輙入郛非吉利也

潁昌趙叅政店

焦務本陳州名田足穀而於閭里間放博取利積之滋多漁奪人子女或遭苦胥至死皆怨之刻骨乾道初歸僕隷貨金帛於潁昌道由萬壽日將暮欲訪佳邸店寓止得一新旅舍問其人曰我屢經過未有此

昔

注

店今是誰家產業曰潁昌趙參政府所建方月餘尔焦喜而就宿主人置饌又置酒為礼勤篤至秉燭復出男女婢僕数十人列於前焦舉目顧盼大抵相識戚合詞誚罵曰汝尋常在鄉里賒貸以米粟麻麥重紐價錢用勢淩傴使我輩擠陷死地寃痛莫伸投訴泉下聚集於斯以伺汝緣汝壽限尚有一年直俟命終追赴陰府今日聊紓憤懷於是群行毆擊手足傷折不能起諸僕亦遺棄打所載之物蕩無了遺向之屋室俱不見但丘墟莽莽而已呻謈徹曉路人為雇車車載以歸明歲果卒

張充家怪

張充者宿豫角城人徙居山陽北神堰大啟酒肆家亦贍足而其為人輕率不知拘忌或談鬼神之事必詆為無有而蔑視之紹興辛巳之秋淮海受兵人情物態所在俶擾允只一子曰詢得病危殆白晝鬼游其室器皿几案悉憑虛而行互相值遇則鏗然作聲猫犬雞豚舉皆是怪屢招天心術士據正法以治之愈甚無益允始知悔咎方議訪邀山林高道悉力毆禳恭覩其效忽一偉人自外至掀髯簡倨乃謂允曰令郎病不可蓋為衆妖扇黨將肆其虐今沴氣蟠結

充塞不解吾與君雖無雅素但區區寸心每欲代天行化為人致祥足下其廣備科儀無靳資費當相為止絶兇喜不自勝清肅庭除鋪陳汎掃及初其人按斂禹步作群鬼之名即有使者擁一鬼來立命斬之則鼠也如是者源源不已或雞或鵝或鳥或梟其類不一兇家竊以為賀其人遽擲斂奮怒化為白狼突户而出內外觀者駭散稍定復禁殊無所覩變怪儀如前時訖于詢死乃息此卷皆得之朱從龍

夷堅三志己卷第三